

逐步口譯中的非語言訊息結構

楊承淑 笹岡敦子 詹成

在逐步口譯的訊息傳遞過程中，源語講者與譯語譯者的語言訊息，是處於不同時空之下的話語情境。因此，非語言訊息在源語與譯語的傳譯結構之中，扮演了與話語訊息並行、且具有實質訊息功能的話語意義。

本研究的目的是針對逐步口譯中的非語言訊息進行結構分析，試圖對於非語言訊息的起點、核心成分、及訊息終點等加以描述。此外，本研究將以中英與中日兩種語言組合，透過真實的口譯語料，考察非語言訊息的運用方式及其角色功能。且對於首尾各階段的非語言訊息特徵，提出條理化的訊息標誌描述。如，

1. 起點訊息特徵：講者終結注視、講者點頭、譯者的起始注視 / 微笑、發語詞。
2. 核心訊息特徵：再現語氣、聲調、節奏、表情、眼神、肢體語言。
3. 終點訊息特徵：終結的注視、稍長的停頓、轉換注視對象、終結的微笑 / 點頭、語氣詞。

關鍵詞：起點訊息、終點訊息、核心訊息、訊息標誌、訊息特徵

收件：2010 年 11 月 8 日；修改：2011 年 7 月 6 日；接受：2011 年 7 月 6 日

楊承淑，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教授，E-mail: 001652@mail.fju.edu.tw。

笹岡敦子，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碩士。

詹成，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高級翻譯學院副教授。

Non-verbal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Cheng-shu Yang Atsuko Sasaoka Cheng Zhan

In the process of passing information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the verbal information of the original speaker and that of the interpreter belong to different discourse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space and time. Therefore, non-verbal information, with actual information functions, plays a discursive role parallel to verbal information in the CI structur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non-verbal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this study aims to describe the starting point, core components and the end of non-verbal information. The study will use authentic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data involving the two language combinations of Chinese-English and Chinese-Japanese, to explore the usages as well as functions of non-verbal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he study tries to offer systematic description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verbal information at the starting point, the core and the end. These include:

1. Characteristics of starting point information: speaker's gaze at the end of delivery, nodding of the speaker, interpreter's gaze/smile at the beginning of delivery, and speech opener
2. Characteristics of core information: reproduction of mood, tones, rhythm, facial expressions, eye contact, and body language
3. Characteristics of end point information: gaze at the end, longer pauses, shifting subjects of gaze, smile/nodding at the end, and modality words

Key words: non-verbal information, starting point information, end point information, core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signals,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Received: November 8, 2010; Revised: July 6, 2011; Accepted: July 6, 2011

Chen-shu Y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ross-Cultural Studies,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E-mail: 001652@mail.fju.edu.tw

Atsuko Sasaoka,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ross-Cultural Studies,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Cheng Zha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reign Studies

壹、前言

在逐步口譯的話語情境裡，談話的參與者包含了講者、譯者及聽者。三者之間的溝通順序及方式，除了先由講者傳遞訊息給譯者，再由譯者轉述給聽者之外；其實，他們還是會在不說話的時候，各自傳遞出許多非語言訊息。這些非語言訊息，究竟顯示出何許意義及交際功能，十分耐人尋味。

尤其，當話語環境處於多語言或多渠道的交際語境時，這類非語言訊息是否如同語言訊息一般，是以有規律、有結構的方式進行溝通的呢？若是，我們是否可從不同的口譯語言組合（中英、中日）裡，分析非語言訊息是否會依從特定語言而產生不同的內部結構？或者，非語言訊息本身即可自成一個單獨的系統，並具有明確的內部結構，甚至可凌駕於不同語言之上，達到跨語言與跨文化的交際功能。

在口語溝通研究上，已有不少非語言訊息研究成果。如，Bird-whistell (1966)、Condon 與 Ogston (1966, 1967, 1971)、Condon 與 Sander (1974)、Ekman 與 Friesen (1975)、Kendon (1972, 1980, 1987, 1988)、Knapp 與 Hall (陳彥豪譯，1999；Knapp & Hall, 2009)。透過他們的研究，使得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等對應於言詞的關係，展現了實證的結果及細膩的詮釋。然而，在口譯的前人研究裡，除了手語翻譯之外¹，對於停頓、聲調、語氣、注視、表情、肢體動作等非語言訊息的討論，似乎並不多見。

就口譯的研究意義而言，探討口譯中語言與非語言訊息並行的議題，讓我們對於長期被視為無訊息意義的非語言訊息得到重新的詮釋，同時也有助於對口譯訊息內涵的完整解讀。此外，在多層次的訊息傳遞過程中，透過對語料的觀察與分析，可望對於口譯溝通的屬性與結構特質，提出更為精細的描述。

藉此，盼能對口譯的交際符碼、結構特質、角色功能及溝通模式等，可有更多元的觀察視角及分析指標。同時，透過具體而外顯的條理化分析，可望對口譯的訊息內涵及其傳遞方式，提出更加完整的闡釋方法。

貳、文獻探討

本節將針對非語言訊息及逐步口譯的非語言訊息研究，提出對前人文獻的評析。在非語言訊息方面，首先關注的就是非語言訊息的範疇、類別、定義及其功能。

Condon 與 Ogston (1966, 1967, 1971) 及 Condon 與 Sander (1974) 曾經藉由 16 釐米影片中每秒 124 個畫面，針對肢體動作與語言之間的協調關係，進行了具體而微觀的分析。結果發現，說話者頭部或手部的動作，往往與口語中的最小語意單位的開始與結束是一致的。Birdwhistell (1966) 稱此為「動作標記」(kinesic markers)。

其後，Ekman 與 Friesen (1975) 則將面部表情的特徵，稱為「臉部標記」。並指出臉部表情與手勢一樣，是具有可和言詞對應的翻譯關係。

而 Kendon (1972, 1980, 1987, 1988) 則進一步確認了語言與身體動作的自我協調同步的觀念。例如：

- (1) 身體動作與語流的時間：話語較長時，身體動作提早且稍長。
- (2) 將語言意義以姿勢表示：例如說話人把眼睛的凝視，轉到自己手上。
- (3) 以凝視的客體，代表其指示物 (Streeck, 1988)。
- (4) 語言與姿勢，是用來表達單一內容單位的成分。

以上研究發現指出，話語的起迄、情意的表露、詞語的指涉、都可以透過肢體動作加以表達，甚至可以和語言組合成一個意義單位。

Knapp 與 Hall 則針對動作與語言之間的協調關係，提出了「自我同步」的看法。他們發現，講者在「語意單位的接合點或是界限」，「頭或

手的動作，指出結束或開啟另外一個語意的傳送」(陳彥豪譯，1999，頁 252)。此外，聽者的反應以臉部表情或頭部移動所做的回饋，會在講者說話的特定銜接點出現。發語詞、點頭、手腳的移動等都傾向於發生在說話人言語的節奏單位結束的時候(陳譯，1999，頁 257)。可見，頭部或手腳動作與話語意義單位的起迄點，是密切吻合的。此外，除了肢體語言之外，非語言訊息中不帶詞義的聲音訊息——發語詞，其實也帶有訊息終了意涵。

根據 Argyle² 的研究指出，非語言訊息包括：臉部表情、注視(含瞳孔擴大)、手勢及其他身體動作、姿勢、身體接觸、空間行為、衣著儀表、非話語的發聲、氣味等(蔡仲章、吳思齊譯，1996，頁 9)。在話語回饋管道(Back-channel (feedback) signals; 蔡譯：「背面(回饋)管道的信號」)的非語言訊息則包括：點頭、搖頭、身體姿態、臉部表情、注視、發聲等(頁 150-153)。而話語換手之際的非語言訊息使用則包含：終結的注視、下降的語調、手勢、文法上的結構、以及綜合了語言、發聲、視覺信號所組成的具暗示意義的非語言訊息(頁 153-156)。

Argyle 對非語言溝通或肢體溝通的定義則是：「一個人透過臉部的表情、說話的語氣，或是前文所列³的其他任何動作，來影響他人。肢體溝通可能是有意為之，也可能不是；但後者可稱為『非語言行為』(NVB)，或稱為情感的表現」(蔡仲章、吳思齊譯，1996，頁 10)。

對於非語言訊息的功能，Argyle 指出，當一個人說話時，同時發出非語言的發聲、手勢、臉部表情和注視。而這些非語言訊息跟話語密切整合，且產生會強調或釐清言談內容的作用。顯然，非語言訊息與語言訊息之間，是並行且互補的溝通型態。例如：透過重音、語調(intonations)、疑問語氣等非語言訊息，可以修正或彰顯語言訊息的情態意義等(蔡仲章、吳思齊譯，1996，頁 144)。

近藤(2005、2006、2007a)依照 Ekman 與 Frisen (1969) 之非語言行為分類法，進行觀察分析。他提出「點頭」可分為聽者與講者的「點

頭」。聽者的點頭可細分為：1. 表示肯定；2. 促使對方發言；3. 肯定的同時取得發言權。而講者的「點頭」則為：1. 讓出發言權；2. 賦予節奏；3. 強調詞句。近藤的語料中，講者點頭具有強調，聽者立即點頭表示肯定。以上調查結果顯示，「點頭」不僅具有反饋附和的功能，更具有表示肯定、促進對話進行、強調、換手等功能（2005，頁 62）。

至於「停頓（pause）」研究方面，近藤（2006，頁 132-136）透過分析語料，提出停頓的兩種類型：(1) 講者猶豫時發生；(2) 與換手有關的功能。猶豫的停頓出現於講者停下說話，思考接下來要說的詞彙或內容；與換手有關的停頓則出現於講者與聽者的互動當中，表示提出詢問或促使聽者提出反饋。近藤指出，「停頓」因屬無聲，異於語調等非語言聲音，乍看之下似乎造成對話不順暢，但其實具有促進順暢溝通的功能與意義。

可見，儘管在非語言訊息的無聲世界，依然有不少前人研究早已深入地關注來自身體、眼動、表情、聲調、節奏、距離等非語言訊息，乃至於介乎非語言訊息與語言訊息之間的發語詞、語氣詞等訊息組合。試以下表提出非語言訊息的分類與描述及其交際意義、訊息功能。其中，「動態」是指變動的形態所傳遞訊息；「情態」則表示說話人的情感態度；「意涵」即指釐清或強調言談內容的訊息（詳表 1）。

表 1 非語言訊息的分類及其交際功能

訊息類別	身體	眼動	表情	聲調	節奏	詞語	距離	語境
訊息描述	頭部動作	長短注視	臉部表情	語調輕重	長短停頓	發語詞	身體遠近	圖文影像
訊息描述	肢體動作	視線轉移	各式笑容	聲音高低	語速快慢	語氣詞	空間遠近	行為舉動
訊息描述	姿勢儀態	視線交會		音量大小	遲疑中斷	疑問詞		聲光音效
交際意義		眼神流露						
訊息功能	動態 意涵	動態 意涵	動態 意涵	情態	情態	情態 意涵	情態	動態/情態 意涵

至於，探討非語言因素在短逐步口譯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方面，葉舒白（2000）介紹了 Saville-Troike（2003/1982, p. 116）提出的主張；說明在大多數的溝通「場合」（event）中，訊息同時包含了「語言」及「非語

言」兩種代碼。Saville-Troike (2003/1982) 對於非語言代碼中「並行語言」(paralanguage)⁴ 的解釋是指，音調、速度、音質、音量等，加上「韻律」(prosody；重音、節拍及休止等)之類有聲的非語言代碼。此外，「人體動作」(kinesics；姿態、行為、肢體動作等)、「距離學」(proxemics；人與人之間的遠近及相對位置等)、以及 Argyle (1989/1972) 提出的外觀及面部表情等都屬於無聲的非語言代碼。

葉的研究提出了譯者如何處理非語言訊息，並調查業者、講者及聽者的感受及看法，讓譯者從事短逐步口譯時，做為處理非語言訊息的參考。然而，該文並未論及非語言訊息出現時，口譯者應如何處理，以及譯者的處理對於溝通互動的影響為何。同時，也由於未提供處理不當的實例，故無法得知譯者在實務上的應用原則及方法。

此外，Lee 與 Chen (2009) 的研究則以短逐步口譯中的換手模式為主題，探討聽眾的偏好及是否受到影響等。他們在實驗環境下，調整各種換手的時間長度，並以問卷分析口譯聽眾對不同換手長度及其口譯產出的反應。問卷內容包括：(1) 換手長度是否影響使用者對口譯的評價；(2) 詢問受試者對換手長度的偏好。

結果顯示，在短逐步口譯情況下，口譯聽眾對換手長度的偏好朝中間顯著聚集。受試者表示，適當的長度可使口譯句子更完整、零碎訊息較少，同時亦能預防使用者因段落過長而忘記先前的口譯內容。而在品質評量方面，換手長度並未對口譯之整體表現、忠實度、流暢度、邏輯和完整性等評量上造成顯著差異。換言之，雖然聽眾偏好中間長度，但換手長度並非口譯品質的決定性因素。

筆者（楊承淑，2008）曾經透過口譯語料與話語情境分析理論，觀察非語言訊息中的情境指涉 (extra-linguistic context)，對於譯者的挑戰為何。該研究將話語的情境因素劃分為「境外指涉」與「境內指涉」。境外指涉以突兀的方式介入話語、不依附於言談或話語、具有引介新話題的功能、指涉物件具有物理性；境內指涉以緩和漸進的方式形成，且情境內

容依附於言談或話語的脈絡，並具有故事性與圖像性，以及用詞富含情感色彩等特徵。譯者可透過境外指涉形成談話參與者之間對已知訊息的共識效果，促成譯語精省簡潔；而境內指涉的運用則有助於訊息焦點與主題句的形成，在逐步口譯的產出效能上具有良好的操作效用。

從以上前人文獻內容可知，非語言訊息與口譯訊息處理之間，並未有太多研究上的交集。尤其，針對逐步口譯的訊息處理過程裡，非語言訊息的運用方式也僅處理過換手長度的問題，而未對換手的非語言訊息標記或表達方式等加以著墨。目前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問卷方式探知訊息接收者（觀眾或聽眾）的反應。

而本研究關注的則是，與語言訊息並行的身體、眼動、表情、聲調、節奏、距離等非語言訊息，以及介乎非語言與語言訊息之間的發語詞、語氣詞等訊息組合，在源語與譯語的訊息內容傳遞之際，究竟發揮了哪些交際功能，並在口譯過程中產生了哪些與語言訊息互補的作用。此外，從訊息內部結構的觀點而言，究竟前述動態、情態、意涵等訊息功能與訊息結構之間的關係，在雙語之間的訊息傳過程裡，是否具有一定的規律性，也是本文試圖探究的課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針對非語言訊息中的意義單位、表達該單位起點與終點的標記，以及意義單位中的核心成分及其屬性特徵等，與真實的逐步口譯語料比對，以印證非語言訊息的意義單位，與逐步口譯中語言訊息意義單位的一致性、規律性及結構性。同時，為探究非語言訊息的信息傳遞效果，可在不同語言之間得到一致的檢驗成果，故將以中英、中日為語言組合，進行交叉比對與檢證。

本文將採取四種真實的口譯語料：(A) 譯入漢語的英語演講影音檔之一 (B) 譯入漢語的英語演講影音檔之二 (C) 譯入漢語的日語演講影音檔

(D) 譯入漢語及日語的雙向短逐步影音檔。在語料標示方式上，則採取近藤（2009）研究中的記述模式（表 2），以詳實記錄依序或同時出現的語言與非語言訊息。試舉例如下：

表 2 語料標示方式（摘自近藤，2009，頁 73-74）

T	分 秒	3 6	9
K	K P L	Pst をやや下に向ける Nd...→ Gc 年頃の娘が ねえ、すごいです。	
T	K P L	Nd.....→ ゾロツといいますね	

近藤（2009，頁 73-74）的記錄符號如下：

最左邊欄位：T 時間 K 節目主持人頭文字 T 節目來賓

第二欄位：L 語言 P 並行語言（非語言發聲） K 肢體動作

並行語言符號（paralanguage）：

- Gc (Glottis Control)：聲門控制
- Ing (ingressive)：吸氣
- Hiss (hissing sound)：吸氣（嘶聲）
- Nod (nodding)：點頭
- Ey (eye contact)：視線交會
- Ps (pause)：停頓
- Gi (giggling)：輕聲笑
- Lf (laughing)：大笑
- Te (tempo)：速度
-→：表示持續及終點

肢體動作（kinesics）：

Hd 頭 Rt 右 Lt 左 BA 雙臂 RtA 右臂 LtA 左臂

BH 雙手 RtH 右手 LtH 左手 Pst 姿勢 Bw 鞠躬 Nd 點頭
Sm 微笑（不伴隨聲音）Ey 視線

本文的標記則除了參考近藤（2005，2006，2007a，2007b，2009）整理語料的方式，還把觀察的結果標示如[語料 1]⁵；並分別記載源語與譯語的語文內容，非語言訊息則以中文描寫。至於非語言訊息的分類，則參考筒井（2003）對非語言溝通的功能解釋，將講者與譯者的非語言訊息分為非語言發聲、頭部（表情與動作）、肢體（動作）。而在聽眾方面，由於影片中訊息有限，故僅針對觀察得到之處加以標註。

[語料 1]：摘自語料 A

時間(分:秒)	02:22	02:24	02:26	02:27
講者	語言	And I quited myself down	And a	And I asked God to speak to me.
	並行			
	頭部	向左方 向右方 轉 向左方		轉向右方
	肢體	雙手往下壓		右手指摸耳後，再往前揮出去
譯者	語言		我就在神的面前(P)	曲膝
	並行		(停頓)	
	頭部	(無畫面)..... 看前方 看資料	轉向右(視線朝下).....	
	肢體			
聽眾	語言			
	並行			
	頭部			
	肢體			
語境				
分析	分析	注視 轉換注視對象 猶豫的停頓 轉換注視對象		
	句號		第 22 句	第 23 句
	講者	BL	搶話	
	譯者		轉換注視對象 停頓 注視	
	聽眾			

備註：表中(P)為停頓;BL 表示 Body Language(肢體語言)之意。

[語料 1] 裡，我們觀察到講者將譯者說話的停頓，視為換手訊號的例子。此一現象符合了前述 Argyle 指出的「較長的暫停」之外（蔡伸章、吳思齊譯，1996），也印證了近藤（2006）指出「停頓（pause）」具有換手功能的看法。只是，譯者在產出「我就在神的面前…」之後，稍事停

頓立即接著繼續說出「…曲膝」兩字，並同時轉向且將視線朝下。而這時講者也從以為要換手時的“*And a...*”，隨之改口重說成“*And I asked God to speak to me*”。可見，停頓與視線方向的訊息意義是被講者與譯者有效解讀的。

此外，從[語料 2]亦即 B 語料第 7～8 句換手處的非語言訊息，可以發現講者與譯者的視線轉移，正好也是指向講者話語的開始與結束。而在換手之際，說話者還會伴隨其他的肢體動作，以示強調之意，如譯者撥開頭髮（見[語料 2]）。而此時的暫停（01:12-01:14），相對於進行中的話語（01:15），應可視為「較長的停頓」。就在此時，講者旋即開口說道“*He had one passion,*”。因此，較長的停頓，可以視為具有「結束話語」及「換手標誌」的意義及功能。

但是，接下來的（01:15-16）語料即顯示，雖然同樣出現停頓，但此時講者卻提高了音調，顯然不符合 Knapp 與 Hall 所指：「讓出輪流說話權」的特徵——提出疑問或降低音階（陳彥豪譯，1999，頁 438）。因此，講者在此提高音調，似應解釋成吸引觀眾等待後續的詞語，而非換手的訊號。果然，譯者在此也並未接口說話，而僅以抓耳機線的方式繼續聆聽。可見，非語言訊息的動作標記，對於講者與譯者的交際互動及話語管理，似乎有著頗為契合的默契存在。

[語料 2]: 摘自語料 B

時間(分秒)	01:11	01:12	01:14	01:15	01:16	01:17
講者	語言		He had one <u>passion</u> , (P) and one <u>aim</u> in his life.			
並行			(提高音調)(停頓)			
頭部		抬頭看觀眾	從左往右看觀眾.....轉右方			往下看資料 抬頭
肢體	左手翻資料		左手揮下	左手揮下		
譯者	語言	大衛王，有一個渴慕。				他在生命中有一個...
並行	(放慢速度)					
頭部	 /	抬頭看觀眾	看前方.....轉向左(譯者).....			... / 看資料 看前方
肢體	 /	撥開頭髮	抓耳撓線	放下手		
聽眾	語言					
並行						
頭部						
肢體						
分析	分析	轉換注視 終結的 BL				
句號		第 7 句	第 8 句			
講者			聲調	停頓	手勢	
譯者	重現		注視			注視資料
聽眾						

在前述口譯語料中，我們將針對語言與非語言訊息所顯現的訊息意義及交際功能，根據前人文獻的研究成果，進行講者、譯者、觀眾之間的交叉分析及檢證比對。此外，就訊息的內部結構而言，分屬動態、情態、意涵等訊息功能與訊息結構之間的關係，透過前述語料標記及分析，盼能提出其內部屬性及結構上的精細描述。

肆、語料分析

一、語料說明

本文採用四筆真實的口譯語料：(A) 譯入漢語的英語演講影音檔之一；(B) 譯入漢語的英語演講影音檔之二；(C) 譯入漢語的日語演講影音檔；(D) 譯入漢語及日語的雙向短逐步影音檔。關於各語料的談話背景及語境，扼要記述如下：

(A) 語料利用好消息電視台網站《疾風細語 - 靈命更新研習會》(2009 年 7 月 14-17 日)，馬克尉克勒博士 (Mark Virkler；基督徒領袖大學創辦人) 主講之演講會⁶ 影片檔案作為語料。此演講每一部影片約五十分鐘，總共 12 個檔案，本文採用第 1 個檔案的開頭部分。主講人是牧師，開場介紹的是自己聆聽神的聲音的體驗。演講以逐步口譯方式進行，由一位女性譯者負責口譯。從影片可知，聽眾超過一百位，包括華人與西方人士，年紀則以 40 ~ 60 歲為主。講者與譯者站在會場前方的舞台中央位置，舞台後方有投影屏幕。講者右方有壓克力桌 (可透視背景)，桌上擺著筆記型電腦、聖經及紙本資料。譯者前面則有一個放置資料的譜架。聽眾的座椅沒有附桌面，而他們手上都有資料冊。影片鏡頭以講者為主，有時候只有講者，有時候鏡頭會帶到譯者。

(B) 語料來自好消息電視台網站，2008 年 8 月 20-22 日舉行的《亞洲敬拜追求特會》。該演講由馬正遠牧師 (Jaeson Ma；美國校園教會網路負責人) 主講⁷，主題為〈生命中當專注的一件事〉。全長約 100 分鐘，本語料僅取用演講開頭部分。全程以逐步口譯方式進行，由謝文瑩傳道負責口譯。該演講在可容納 1200 人的會堂舉行，一、二樓皆滿座，二十多歲年輕人最多，也有部份年紀稍長的聽眾，大都是亞洲人面孔。講者與譯者站在舞臺中央，舞台

左右方有螢幕，即時播放主講人說話的模樣。講者與譯者前面各有譜架擺資料，觀眾手上也有資料。鏡頭以講者及譯者為主，有時候只有講者，但有時候也會帶到觀眾。

(C) 日文演講譯入中文之語料影片，採用現場錄製方式。知見心理學・栗原英彰訓練師以〈心想事成・美夢成真〉⁸為主題，進行為期兩天的互動式演講。口譯由楊承淑負責。會場容納約數十人，聽眾每6個人共用一張會議桌，兩兩相對地坐著。本文也取用演講開頭部份，講者站在會議室前方，鏡頭只有講者及前方座位之聽眾，雖無譯者畫面，但從講者的肢體動作，即可推知譯者的所在方位

(D) 譯入漢語及日語的雙向短逐步影音檔，採用現場錄製方式。漢語講者為某公司董事長，受日本公司委託從事設計製造科技產品。日語講者為該日本公司品質管理部門人員，到台灣的目的是討論品質問題及工廠勘查⁹。口譯由笹岡敦子負責。在小會議室裡，圍著小圓桌進行一天的協商。本文錄製討論的開頭部份，畫面以譯者為主，有時候會捕捉到日語講者的表情、及漢語講者的肢體動作。

二、語料分析

從各約2分半鐘的四筆語料中，我們以講者與譯者的換手為基準，劃分了各約12~17句的語段。針對這數十段語句單位，以動態、情態、意涵等訊息意義為基準，去解釋訊息功能與訊息結構時，可歸納出下列之規律性：

1. 透過身體或眼睛，以具方向性的動作或引人注意的方式，表示話語的開始。

如以點頭、注視、微笑、肢體動作等動態訊息，表達說話對象或目標的焦點轉移。與此同時，往往伴隨「啊、咦、哦」等發語詞或連詞等情態

訊息，充當引介主要訊息的前行詞。而這些語言或非語言訊息的溝通意圖，是藉由語境外的情境要素，去轉移談話的主體或對象。此一交際手法，必須用於談話參與者可共有同一語境的情況。尤其，在換手頻繁的短逐步口譯語境之下，更是有必要理解與應用的交際手法之一。

從[語料 3]的演講開頭部份可以看出，講者頭兩句將要結束之前，都會轉向譯者；但只要譯者一開口，講者就會把視線轉移到其他地方。影片後續部份也常出現類似現象；亦即講者即將說完正要換手之前，就會將臉部轉向譯者。整部影片中凡是出現「轉向譯者」的動作時，就和譯者開口說話之間，形成了一定的連動關係（詳見[語料 3]灰底粗體字）。

[語料 3]：摘自語料 A

時間(分:秒)	00:30	00:31	00:32	00:33
講者	語言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afternoon
	並行			
	頭部	笑容， 面向譯者...	轉向右方.....	看聽眾 看譯者
	肢體	左手拿麥克風，右手從桌上把多餘的麥克風移到桌子下層		繼續放物品在桌子下層
譯者	語言		謝謝	
	並行			哦，大家午安
	頭部	輕甩頭髮	看講者 看資料	抬頭看聽眾
	肢體	右手拿麥克風，左手擺在譜架資料上		左手摸著資料 放開
聽眾	語言			
	並行			
	頭部			
	肢體	拍手(坐在椅子上)		
語境		演講開始		
分析	分析	轉換注視對象		轉換注視對象 注視
	句號	第 1 句		第 2 句
	講者	轉換注視對象		注視
	譯者	轉向注視對象		注視 發語詞
	聽眾			

至於[語料 4]所呈現的，也是講者以發語詞做為引介主要訊息的前行詞。其中顯示（02-40-02:44），講者發出話語之前，還加上了輕微的點頭，才在譯者的話語結束之際表達接手之意。此外，再配合發語詞及「向

左下方看」等多重確認的方式，進而展開自己的話語行動。

[語料 4]：摘自語料 C

時間(分秒)		02:42	02:44
講者	語言		えー最初、たぶん数年でやめるかなと思ってたんですが 22 年… (噢，剛開始我以為，這個工作大概只會做幾年，沒想到我一做…)
	並行		えー(噢) (慢)
	頭部	輕微的點頭	向左下方看 側頭 微笑轉向右方……………
	肢體		身轉右方 轉回正向
譯者	語言	學習者，已經 22 年了。	
	並行		
	頭部	(本段語料未攝入譯者影像)	
	肢體		
聽眾	語言		
	並行		
	頭部		
	肢體		
分析	分析	話語的開始	發語詞
	句號	第 6 句	第 7 句
	講者	話語的開始	發語詞 轉換注視 微笑
	譯者		
	聽眾		

以上兩段都是講師獨白、譯者配合跟進的逐步口譯語料。可以明顯看出，這些非語言訊息的發送與接收，似乎並未因為語言組合的不同而有窒礙難行之處。無論[語料 3]的英文母語講者與中文母語譯者之間，或是[語料 4]的日語母語講者與中文母語譯者之間，非語言訊息所顯現的訊息啟動或換手等意義，都不約而同地受到雙方的遵循並達成良好的溝通效果。

2. 透過身體或眼睛，以具終結意義的動作或神情，表示話語的結束。

如以稍長的點頭、注視、微笑、停頓、肢體動作等動態訊息，表達說話對象或目標的焦點轉移。其中，肢體動作包含終結前一手勢（從舉手到放下）、或將視線從參與者轉移到物件上，乃至做出不相干的動作（如撥開頭髮。詳見[語料 2]、[語料 3]），以示該語段的談話結束。除此之外，在話語結束之際，往往還會伴隨疑問詞、語氣詞等情態訊息，做為該訊息結束的詞語標誌（詳[語料 7]）。

正如 Argyle 指出：「肯登（Kendon, 1967）發現，互動者經常（約 62%）在一段長時間發言將結束前，給予對方加長時間¹⁰的注視，而這種『終結的注視』（terminal gazes），如果沒有出現，則在對方回答之前會有『較長的暫停』（long pause）」（蔡伸章、吳思齊譯，1996，頁 154-155）。例如以下引述的[語料 5]裡，譯者在話語結束時（02:44），給出了明確的停頓。因此，講者僅以頭部朝向正面，隨即開始說話，而未有其他的肢體動作。

[語料 5]：摘自語料 A

時間(分秒)	02:40	02:42	02:44
講者	語言 並行 頭部 肢體	Hello, Mark. This is God. 降低音調 轉右看聖經	I was salute, come to attention, 加重語氣 正向 立正敬禮
	譯者	就是像說，哦，Mark 你好啊(P)，	
	並行 頭部 肢體	(未攝入譯者的影像).....	轉向講者 笑容 轉正
	聽眾	笑..... (未攝入聽眾的影像).....	(未攝入聽眾的影像)
分析	語境		
	分析 句號	音調 笑	注視 BL 重音
	講者	第 25 句	
	譯者	音調 微笑	轉換注視對象 BL 重音
	聽眾	修補(順序) 停頓	

從以上語料可以看出，表示終結意義的動作或神情姿態，相較於話語的起始，似乎沒有明顯的方向性或是過於張揚的動作。同時，相對於起始處的發語詞等缺乏詞語意義的前行詞，結尾處伴隨的語氣詞、疑問詞，或是音調降低等，往往表達了更為豐富的情態意義（見[語料 5、7]）。從語料 2、3、5 與語料 7 等不同語言組合的例子看來，這些非語言訊息的意義與功能，似乎在跨語言之間也是具有共通性的。

3. 透過聲調、節奏、眼神、表情、笑聲等具情態意義的訊息，或以肢體、姿勢、視線的指向，表示話題或客體的指涉意義。

本段不同於起點與終點訊息之處，在於其並行語言（paralanguage）特質。相較於起點及終點主要以視線、肢體等動態訊息來表示話語的開始或結束，在話語的中間段裡可觀察到更多的並行語言。而非語言訊息中，音調、速度、音質、音量（Saville-Troike, 2003/1982），或有聲的（voiced）訊息（近藤，2009）等並行語言，都具有傳遞情態意義的交際功能。以下[語料6、7]中，起點及終點位置以外出現的非語言訊息可分為四類。其主要功能皆為強化話語情感意義或指涉內容的表達，同時也印證了前人文獻的觀察結果。

第一類，是以聲調、節奏、眼神、表情、笑聲等非語言訊息表達情態意義，顯現說話者對語言訊息的詮釋或態度立場。

第二類，與話題或客體的指涉有關的訊息意涵。例如以肢體、姿勢、視線的指向，表示話題或客體的重要成分。

第三類，透過媒體工具介入的影音、圖文等非語言訊息，是與語言訊息並行的相關文本，適用於會議、簡報等資訊超過口語訊息可承載單位容量的談話內容及結構。

第四類，透過身體距離、空間遠近、或行為舉止等，表達談話參與者的情態意義及其意涵的擴張。例如透過身體距離表達談話參與者之間，親近或冷淡的距離感。又如突然有人走向說話者並遞上紙條時，話語的溝通會呈現訊息中斷的現象，並產生轉移注意焦點的作用。

[語料 6]：摘自語料 B

時間(分秒)	01:51	01:52	01:53	01:54	01:56	01:57	01:58
講者	He had a military force that was stronger, and more fierce and more mighty than any other nations in his day.						
並行	(重音)(重音) (重音)(放慢速度)(重音) (重音)						
頭部	正前方 偏右側 面向正前方、眼神看右方 眼神回中央又往右看 轉回前方 往下看						
肢體	配合說話節奏揮下右手 往右揮出去 從身前往外擴大 再擴大 從身前快速往右揮出去						
譯者							
並行							
頭部	轉向前方至主講人 視線往左方挪移						
肢體							
聽眾	(本語段鏡頭未攝入聽眾影像)						
分析							
句號	第 13 句						
講者	強調 轉換						
譯者	轉換注視						
聽眾							

[語料 7]：摘自語料 D

時間(分秒)	02:21	02:22	02:24	02:25	02:26
講者 A	(本語段未攝入講者 A 的影像)				
譯者					
並行	あの、工場の、現場を見ていただくのは、午前中にして構いませんか？ (啊，那個，工廠的，請您看現場的時間可以改為上午嗎？)				
頭部	あの(啊) (音調高) 轉視線至筆記 看 B..... 轉向 A				
肢體	右手比工廠方向				
講者 B					
並行	はい あ、はい、どちらでも、 (啊，是，都可以) あ(啊)				
肢體	(本語段未攝入講者 B 的影像)				
語境	01:21 譯者話語中段看講者 B，是在注視傳遞訊息的對象。而結束點看 B，是向 B 發出換手訊號，並等待 B 發言。				
分析	起始、發語、注視(從講者 B→講者 B) 強調 BL=內容 疑問語氣=終結 發語詞 起始注視				
句號	第 7 句 第 8 句				
講 A					
譯者	起始、發語、注視(從講者 B→講者 B) ¹¹ 強調 BL=內容 疑問語氣=終結 起始注視				
講 B	發語詞				

從以上語料 6 ~ 7 可知，語段前、中、後的序列結構裡，可以明顯看出代表訊息起點與終點的動態訊息，是透過具有方向性的身動或眼動加以完成的。而表現話語主體內容或情感意義的中段，則以有聲的（voiced）的訊息等表達說話者的情態；同時輔以刻意的注視、肢體的特定指向等，表明談話的主題或客體。在此核心語段裡，非語言訊息的多層次運用，也是前後兩段中未見的重要的特徵。

除此之外，我們還發覺譯者在處理某些非語言訊息時，其實是有所取捨的。例如觸摸對方等肢體動作、誇張的語音、刻意的沈默等，譯者大都不會去模仿重製¹²。這些現象的產生，可能是由於譯者不便為之，或是出於文化上的禁忌，也可能是無此必要。然而，這也說明了非語言訊息的意義，可以讓話語情境中的參與者產生共同的理解時，就無需譯者重新複製了。反之，在同步口譯的話語環境裡，譯者就有必要透過語言訊息加以重製，以避免重要訊息的流失。

伍、結語

從本文的口譯語料分析可以發現，在不同語言組合、以及公眾演說與對話式的短逐步口譯裡，非語言訊息的基本結構都是相同的。可見，非語言訊息的屬性及結構特徵，是具有普遍性的內涵意義以及條理化的結構性規律。透過內容與意義上的普遍性，使得講者與譯者在訊息傳遞之際，得以大量運用並發揮其交際功能。尤其，在異文化溝通上，非語言訊息的強大溝通力，透過多媒體與多層次的同步推展，在話語的核心訊息中成為不可或缺的並行角色。

至於，本研究所發現的訊息內部結構的規律性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型態變化或基本結構，也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課題。透過口譯語料的逐步擴展，盼能深入探究非語言訊息的各種運用方式及其角色功能，以便進一步應用於口譯教學及實務操作上。

註釋

1. 關於手語的訊息傳達內容，Wakamatsu, Toshiaki（若松利昭）於1989～1991年之間，曾透過回譯（back translation）的方式做過長期的系列研究。
2. 中譯根據1988年版本。
3. 指前一段所列舉的各項非語言訊息。
4. 感謝論文審查人指正“paralanguage”應譯為「並行語言」、「proxemics」應譯為「距離學」。謹在此致謝！
5. 以下按擷取順序編號並簡稱為[語料1]、[語料2]…，其後依此類推。
6. Virkler, Mark《疾風細語-靈命更新研習會——聆聽神的聲音》，第一集，2009年7月14-17日，於台北復興堂，台北：台北市台灣教會更新協會。好消息電視台網站：<http://www.goodtv.com.tw/default.phtml>（2011年7月5日）。
7. Ma, Jaeson《亞洲敬拜追求特會（Onething）——生命中當專注的一件事》，2010年8月20-22日，於台北靈糧山莊，台北：亞洲為耶穌·復興網絡、台北靈糧堂。好消息電視台網站：<http://www.goodtv.com.tw/default.phtml>（2011年7月5日）。
8. 栗原英彰《願景工作坊——心想事成·美夢成真》，2009年12月12-13日，於新店中信商務會館，台北：大家成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9. 商務會議，2010年6月30日，台北。
10. 「在此指持續5秒以上的任何發言」；「而較短的發言通常與他人發言的同時產生」（Kendon, 1967, p.60）
11. 01:21譯者話語中段看講者B，是在注視傳遞訊息的對象，而結束點看B，是向B發出換手訊號，並等待B發言。
12. 詳見葉舒白（2000，頁79）。

參考文獻

- 近藤富英（2005）。非言語行動である「うなずき」の機能とその役割への一考察。人文科学論集——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編，39，55-63。
- 近藤富英（2006）。ノンバーバ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行動としてのポーズの機能と役割への一考察。人文科学論集——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編，40，129-136。
- 近藤富英（2007a）。会話におけるギグリングの機能と役割への一考察。人文科学論集——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編，41，127-134。
- 近藤富英（2007b）。談話における吸気（ingressive）の役割について。信州大

- 学社会科学研究，第1号，185-199。長野：信州大學。
- 近藤富英（2009）。談話における声門制御（Glottis Control）の役割への一考察。人文科学論集——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編，第43号，71-79。長野：信州大學。
- 若松利昭（1989a）。手話の情報伝達機構について（2）日本福祉大学研究紀要第2分冊，78，7-84。
- 若松利昭（1989b）。手話の情報伝達機構について（3）日本福祉大学研究紀要第2分冊，79，82-49。
- 若松利昭（1990a）。手話の情報伝達機構について（4）日本福祉大学研究紀要第1分冊，81，191-203。
- 若松利昭（1990b）。手話の情報伝達機構について（5）日本福祉大学研究紀要第1分冊，84，110-89。
- 若松利昭（1991）。手話の情報伝達機構について（6）日本福祉大学研究紀要第1分冊，85，100-88。
- 陳彥豪（譯）（1999）。M. L. Knapp & J. A. Hall著。非語言傳播。臺北：五南圖書出版。
- 筒井典子（2003）。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マネジメントの考察～サイバーマネジメント時代に要求され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スキルとは～。高知工科大学大学院修士論文，未出版，高知。
- 楊承淑（2008）。口譯的訊息處理過程研究。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
- 葉舒白（2000）。探討短逐步口譯中非語言因素的意義與功能。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劉敏華（1993）。逐步口譯與筆記：理論、實踐與教學。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
- 謝怡玲、孔海英、Kramer, E. M.（2009）。醫療口譯員與醫護人員如何建構、協調彼此的溝通語意及專業權威。翻譯學研究集刊，12，87-123。
- 蔡伸章、吳思齊（譯）（1996）。M. Argyle著。肢體溝通。臺北：巨流圖書。
- Alexieva, B. (1997). A topology of interpreter-mediated events. *The Translator*, 3(2), 153-174.
- Argyle, M. (1989/1972).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J. Corner & J. Hawthorn (Eds.),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pp. 35-44). London: Edward Arnold.
- Birdwhistell, R. L. (1966). Some relations between American kinesics and spoken American English. In A. G. Smith (Ed.),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pp. 182-189).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Condon, W. S., & Ogston, W. D. (1966). Soundfilm analysis of normal and

- pathological behavior pattern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43, 338-347.
- Condon, W. S., & Ogston, W. D. (1967). A segmentation of behavior.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5, 221-235.
- Condon, W. S., & Ogston, W. D. (1971). Speech and body motion synchrony of the speaker-hearer. In D. L. Horton & J. J. Jenkins (Eds.), *Perception of language* (pp. 150-184). Columbus, OH: Merrill.
- Condon, W. S., & Sander, L. W. (1974). Neonate movement is synchronized with adult speech: Interaction participation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Science*, 183, 99-101.
- Ekman, P., & Friesen, W. V. (1969). The repertoire of non-verbal behavior: Categories, origins, usage, and coding. *Semiotica*, 1, 49-98.
- Ekman, P., & Friesen, W. V. (1975). *Unmasking the fac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Kendon, A. (1967). Some functions of gaze direc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 *Acta Psychologica*, 26, 22-63.
- Kendon, A. (1972). Som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ody motion and speech: An analysis of an example. In A. Siegman & B. Pope (Eds.), *Studies in dyadic communication* (pp.177-210). New York: Pergamon.
- Kendon, A. (1980). Gesticulation and speech: Two aspects of the process of utterance. In M. R. Key (Ed.), *The relationship of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pp. 207-227). The Hague: Mouton.
- Kendon, A. (1987). On gesture: Its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with speech. In A. W. Siegman & S. Feldstein (Eds.), *Nonverbal behavior and communication* (2nd ed.) (pp. 65-97). Hillsdale, NJ: Erlbaum.
- Kendon, A. (1988). How gestures can become like words. In F. Poyatos (E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pp. 131-141). Toronto: Hogrefe.
- Knapp, M. L., & Hall, J. A. (2009).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human interaction* (7th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Lee, H-W. & Chen, T-W. (2009). Effects of turn-taking on the audience in short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12, 1-42.
- Pöschhacker, F. (2004). Quality assessment in conference and community interpreting. *Meta*, 46(2), 411-425.
- Poyatos, F. (Ed.). (1997).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New perspectives and challenges in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and media*.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Saville-Troike, M. (2003/1982).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Oxford/Berlin: Basil Blackwell.